

联合国

UN LIBRARY

JAN - 7 1981

UN/SA COLLECTION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八年

第一七四五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一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745).....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七三年十月七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010).....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七百四十五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六时四十五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澳大利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拿马、秘鲁、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临时议程(S/Agenda/1745)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七三年十月七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010)。

下午七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七三年十月七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010)

1. 主席：根据第一七四三次会议的决定，并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提议请埃及、以色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H.扎耶特先生(埃及)、A.埃班

先生(以色列)和M.Z.伊斯梅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此外，我还想告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尼日利亚代表的一封信件。信中提出请求说，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的有关条款，邀请尼日利亚参加安理会就议程上的这一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这封信说，尼日利亚的代表是外交部长阿里克波先生。如果没有异议，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我将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在轮到他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O.阿里克波先生(尼日利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3. 主席：现在请秘书长发言，他要求发表简短的讲话。

4. 秘书长：主席先生，今天下午我曾请求你散发一份我的有关中东冲突的声明。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是由于当时我得知，今天安理会不举行会议了。既然安理会应一个理事国政府的请求现在又召集会议了，我只想请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注意这个声明〔见S/11021〕。现在我仅重复一下该声明的结尾部分。

5. 要想使发生冲突的国家从战争转向和平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不抱任何幻想。我也不想使任何政府放弃它认为是它的合法主权的目标。然而，继续进行战争能否使任何一方永久达到这些目标，对此我深有怀疑。对这种局势可能造成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更为广泛的威胁，我也深为关切。

6. 因此，我真诚地呼吁发生冲突的各国政府在为时不算太晚的时候考虑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以便停止战斗和流血。我也希望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及其

他会员国，为在中东结束战斗、为立即决心继续寻求公正和永久的解决办法而加倍努力奋斗。

7. **主席：**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人是埃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8. **扎耶特先生（埃及）：**我想作个非常简短的发言。可是，听了秘书长刚才所说的以后，首先我要向他保证，我们准备研究他的声明，我相信，他是作为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而发表这项声明的。

9. 我之所以要求发言，是因为我带有我国政府给安理会的信息。不过，在发言之前我想说，在安理会的上次会议中我收到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提到对开罗的空袭。这是一份很简短的电报；后来，又来了一份较详尽的电报，说那是对开罗附近几个机场的空袭。我曾想要作出这一更正——现在我还希望这是个能改变局面的更正。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自从收到那份电报以及开罗附近几个机场遭到空袭以来，以色列空军又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城镇和村庄进行袭击。众所周知，尼罗河三角洲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10. 这些空袭的伤亡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早晨，有一百一十三名平民死亡，三百零七人受伤。到纽约时间两点钟左右，总人数上升到了五百名。此外，这些空袭还完全毁坏了六十七座居民房屋。或许有人会作出如下解释：这些空袭是针对军事目标的——就象对大马士革空袭时所说的那样；这些无辜的人之所以被炸死是由于对军事目标进行袭击所致；而责任是在埃及方面，因为埃及决心从以色列军队的占领下解放埃及；以色列军队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占领的地方是以色列的，但却继续不断地重复说我们在进攻以色列。如果这能算作是解释的话，那么，我希望他们能对下述事实作一个补充解释：在那些死亡、残废或受伤的人中，不少人是由于拣了从以色列飞机上扔下来的饵雷如半导体收音机、钢笔、手表、盒子等等而被杀死、残废或受伤的。拣这些东西的不是士兵，因为士兵们受过训练，教他们在战时不要拣这些东西，所以拣这些东西的是尼罗河三角洲乡村里的无辜人民。

11. 我想重复一下我在上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的两句话来结束我这次发言。我希望我说过的那两句话是不成熟的、无用的，因为那两句话是根据那份简短的电报所说的开罗遭到空袭而发表的，现在电报已更正为“对开罗机场的空袭”了。但是现在，由于五百名埃及人已被杀害——房屋实际上并没有人的生命重要——我必须再次庄严地声明，如果继续对我们国家的非军事目标和人民进行这样的空袭，那么埃及政府和司令部将竭尽全力使以色列军事领导人不能继续进行这种空袭。

12. 这就是我的政府要转达给你，主席先生，给联合国秘书长，给在座的诸位——不管是常任理事国的代表、理事国的代表还是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代表——的信息。

13. **主席：**下一位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14. **伊斯梅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奉我国政府之命，我已在安理会这个会议厅里宣读以色列飞机轰炸大马士革，轰炸平民以及非军事目标的信件。这些空袭发生在十月九日。

15. 就在这一天的空袭之后，国际红十字看到了这些空袭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呼吁停止轰炸非军事目标和平民。十月十日——也就是昨天——以色列空军无视国际红十字前天的呼吁，继续在叙利亚的心脏地区空袭非军事目标及平民。这次被轰炸的非军事目标包括：塔尔图斯市、拉塔基亚市、胡姆斯郊区的工人居住区、胡姆斯的制糖厂、大马士革及胡姆斯的电站，还有其他非军事目标。因这些空袭而丧生的平民达几百人。我没有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是，死者的人数每小时都有增加，大多数伤亡的人是工人、妇女、儿童。

16. 以色列空军的这些野蛮行为表明，由于以色列没有希望在战场上取得速胜，它就以空袭民用设施和无辜平民作为报复。这是对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的野蛮践踏，这是肆无忌惮地蔑视世界舆论的行径。

17. 我很抱歉，要再次占用安理会的时间请大家注意以色列领导人的野蛮行为。我是奉我国政府之

命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怯懦而又不负责任的行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接二连三地在叙利亚和埃及发生，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以色列人执意要继续这样干下去。我也请安理会注意这一事实，因为在以色列的野蛮行径中已经出现了新的因素。现在以色列人正在使用凝固汽油弹。但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因为在过去袭击我们城市区域的时候，很多叙利亚儿童死于这种可怕的炸弹。以色列人不能否认他们罪行中的这一令人憎恨的方面。关于这一事实，联合国观察员已有报告。请让我读一下合众国际社今天的一份电报的全文：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今天报告说，在中东战场的以色列-叙利亚战线上，以色列飞机至少已经三次用凝固汽油弹进行过空袭。”^①

18. 平民中的伤亡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我刚才得知，总数已超过一百。如果以色列认为它能用这种野蛮行为动摇我们继续战斗的决心的话，那么它就大错特错了。曾表示执意要战斗、要轰炸、要惩罚的雅里夫将军可以相信，如果他那残酷的积怨要对叙利亚和埃及发泄出来，这不会也不可能对我们起任何作用，它只能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把争取解放的战斗进行到底。自由是这样宝贵，不可能不付出巨大牺牲就能够得到维护和获得。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承认这一点。

19. **主席：**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20. **埃班先生（以色列）：**我国政府将注意研究秘书长的关于这场可怕战争的声明，如他所指出的，这场战争是五天多以前开始的。同时，我还想对发动这场战争的埃及政府和叙利亚政府的代表刚才的发言谈些看法。

21. 我们刚刚度过了国际史上最不寻常的半个小时。十月六日，埃及政府和叙利亚政府肆无忌惮地、毫无必要而又无缘无故地决定结束停火，而且在凡是能找到并能接触到以色列人——不管是士兵还是平民——的地方，就对他们发动全面的战争。他们选择了以色列最和平最安宁的时刻，从而使他们无端的侵略罪行又加上了亵渎神明之罪。因此，他们把带有具

体和及早进行谈判希望的停火局面变成了对以色列人、对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都一样的战争灾难的深渊。

22. 埃及代表和叙利亚代表的发言怪就怪在 他们坚信他们有权进攻以色列人，而且有权对以色列的反应寻求国际保护。他们不仅想发动战争，他们还想单方面进行战争。他们想反剪住以色列的双手，以便准确地用枪射它的头部，正象在慕尼黑受到奥林匹克旗帜保护的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一样，他们就是这样被惨遭杀害的，而这却受到了埃及和叙利亚官方发言人的热情赞赏。那些对发动战争承担责任的人也应对战争的后果承担可怕的责任，这难道不是明显的道理吗？凡是今天在这个国家看过电视的人，都会看到以色列救护车被叙利亚炮火所毁的情况。

23. 我们必须非常坦率地对这两个邻国政府说：“你们在十月六日发动了一场战争，你们应对这场战争的所有悲惨的受害者，以及以色列的受害者负责。不幸的是，受害者为数之多令人言之痛心。”——按我们的人口比例来说，或许比今天在这里所讲的所有其它的伤亡人数还要多，这实在使人感到悲惨——“你们也应对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所遭受的死亡及灾难负责，对所有那些在这场可怕战争的交错中无辜受难的人负责”。但是，正是那种单方面战争的理论，即一种无端杀害以色列人而又免受报复的权利，才使上面两个发言听起来令人感到奇怪。即使在战争史上也是如此。

24. 每隔几天，埃及代表和叙利亚代表就到这里来编造一些谎言，这些谎言后来都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比如在苏赫纳和扎法兰纳的无形海战的谎言。关于这一谎言我得讲清楚，在我们同外国政府接触时，似乎没有人对它认真对待。然而，几天前，埃及外交部长发表了一项关于开罗遭受空袭的声明；而他自己的政府的反应却是，如果说有敌机侵入，那是胡说八道。继而有据说是关于一个大使馆的伤亡的非常令人痛心的报告，叙利亚接着发表了声明，说任何一个大使馆都没有这样的伤亡，还说没有任何一个大使馆是任何空中行动的目标或受空中行动之害。既然有了上述种种事实，那么这些消息来源的片言只语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除非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25. 但是当然罗，一旦战争在以色列毫无准备

^①发言人用英语引述。

的情况下猛烈地爆发了，显而易见，战争就会带来受害者。以色列的政策是把它的空军行动局限于军事目标，比如十月九日空袭的目标，就是叙利亚军队的军事指挥部、空军指挥部和军用机场，还有在南部苏霍伊的二十个空军基地，因为从这里曾经发动过越过停火线的袭击。但大家都应非常清醒地充分认识到，在选择军事目标方面，没有办法确保非军事人员不受伤害。

26. 因而我们就得回到谁该承担最初责任的问题上。如果你们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被杀死，那就应该问问自己，是谁发动了十月六日的战争。那些发动了这场战争的人，应为战争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不可推脱的责任。

27. 然而，埃及代表和叙利亚代表既然不愿意讨论恢复十月六日被破坏了停火结构以结束战争，他们就只有谈论战争中的具体事件了。我不愿问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答案。但是我要问任何一个有见识、心地公平的人，为什么轰炸比如说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就犯下了弥天大罪，而在埃及代表和叙利亚代表看来，把带有五百公斤弹头的地面导弹，即蛙式导弹，发射到以色列的城镇乡村就是合情合理的呢？把这类导弹发射到米格达勒哈埃梅克是可以的，炮轰盖瓦特是可以的，给巴鲁赫村以连续不断的破坏是合法的，炮轰纳哈拉勒是可以的，对胡拉谷的村庄发射导弹是可以的，轰炸并杀害布卡塔和马萨达的德鲁兹村庄的村民是可以的，向马杰达勒沙姆斯发射导弹杀害包括妇女和儿童的村民并造成其他伤亡是可以的。象在十月六日向特拉维夫人口最密集地区的方向发射鲑鱼式导弹是可以的，只是由于一位空军导航员技巧精湛才使这枚导弹改变了原来的方向。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这就不需要提出抗议，不会引起公愤。

28. 我在提请大家注意这两个发言的奇特之处时要提到这些事实。当然，埃及政府和叙利亚政府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采用公正合理的措施来制止所有这一切事件，这些措施要能够回到十月五日的相对的平静，恢复那种平静，恢复停火，完全恢复停火，并以此为起点开始谈判缔结和平条约。毫无疑问，这不仅是对战争的合乎逻辑的反应，而且几乎是普遍的反应。首先是停止战争，实现大家所接受的制止战争的

纲领即安理会的停火决议，实现八月达成的埃及-以色列停火协议，进而找寻方法，首先是树立正确的态度，使得将来能够避免一切战争，使中东的所有国家和人民能恢复它们的和平传统。

29. 如果埃及和叙利亚依然拒绝遵循正常的途径——不折不扣地恢复停火，进而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谈判，实现适当的和平——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它们所求的是怎么了。

30. 让娜·马丹·西塞夫人(几内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议程上的项目发言之前，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就任十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我对把我们连结起来的真诚合作的极为密切的关系感到高兴，同时我对你作为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的品德表示敬佩。为安理会所熟悉的你的智慧就是我们这十月份的工作能取得成效的良好预兆，这个月要处理的事情如此繁多纷杂而又极为棘手。

31. 对你的前任，南斯拉夫大使莫伊索夫，我们要向他表示敬意。我们还想告诉他，对他在九月担任主席职务期间表现出来的能力、干练和善意，我们表示无比的赞赏。他是一位卓越的法学家，熟练的外交官。我们对他的才能，对他处理国际问题的长期经验表示欣赏。他在九月份表现出来的灵敏性确实符合了安理会的期望。

32. 一九六七年六月发生了可怕的暴力行动。这场战争一结束，我们就想避免它再次发生，但是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暴力行为又发生了。安理会迫于形势的压力召开会议，设法扑灭一场大火，这场大火的后果现在没有人能够预测。

33. 如果说，安理会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所作的努力没有能够为中东的真正和平铺平道路，那么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下述事实：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出于权宜之计的调解，国际社会没有能够担负起它的全部责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242(1967)号决议，当时看来似乎非常合适，如果将该决议付诸实施，就会成为逐步解决冲突的关键性一步。但是，正象许多其他解决争端的决议一样，它成了一纸空文。

34. 欧洲和美国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这

些方案也不能解决问题。它的北部受到这一冲突影响的非洲意识到和平与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于是就在非洲统一组织第十届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并授权七名外交部长在安理会今年六月的会议上极其明确地指出，要在中东寻求和平，就必须确立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要把被占领的土地归还给予这一冲突有关的阿拉伯国家。这里显示了同我们的兄弟埃及人民的明显的团结，但它首先是个真理的信息，和平的信息，是一个非洲大陆传给以色列的信息。但当我们这项和平呼吁遭到美国的否决时，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对安理会八个理事国提出的、得到另外五个理事国支持的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草案〔S/10974〕的否决，只能是对侵略者的怂恿。

35. 就在最近，不结盟国家在阿尔及尔回顾了结束中东战争意味着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并归还被抢夺的阿拉伯土地，之后又重申无条件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

36. 今天，大炮正在西奈和戈兰高地轰鸣。炮击还在继续，而且对叙利亚的炮击正在加剧。炮火对着非军事目标，对着经济单位，对着妇女儿童轰击。敌人无视适用于战时的国际公约。在大马士革，外交官和国际公务员成了以色列空袭的受害者。最和平的社会单位、工人居住区，受到突然袭击。我国代表团谴责这些针对非军事目标和平民的袭击，并再次表示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对叙利亚人民的慰问，我们还向我们的兄弟，埃及和叙利亚人民保证，我们无条件地支持他们为解放被掠夺领土而进行的斗争。

37. 如果说局势现在已经变成了爆炸性的，那决不是阿拉伯人民的合法反应造成的，而是由下面的原因造成的：一向对侵略者有利的那些长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受害者已经意识到，要夺回他们的权利，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抉择；这就是说，使用他们的土地被掠夺时被使用的同样手段。

38. 应当承认，为从掠夺者的手中夺回属于你的东西所作的努力，都是合法行动的出发点。鉴于这种情况，出于对人类价值和逻辑的尊重，难道能把建议交战双方退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的界限——这界限是掠夺阿拉伯领土的结果——作为公平解决争端的先

决条件吗？这样做，就把受害者和侵略者放在完全对等的地位了。

39. 在关于中东的多次辩论中，我国代表团一直申明，有关中东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必须迫使以色列撤离它所占领的领土。为了维护世界这个极其敏感的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安理会的各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应当使人们都接受这一观点。

40. 事实上，这与我们大家有关。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法新社发出的一条消息说，根据一家塞浦路斯政府报纸报道，五十七架美国鬼怪式飞机于星期六在阿克罗蒂里基地降落，然后，其中的二十五架离开塞浦路斯岛，据说是飞往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英国基地观察到空中运输十分繁忙。这就是我国代表团感到奇怪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请求安理会——它的基本职责是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勇敢地担负起它的责任，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这就会冒听任我们这个国家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41. 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包括妇女和儿童，正在炸弹下毙命，成为以色列鲁莽和傲慢的牺牲品。我们认为，这一斗争发展到当前的状态，美国是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

42. **主席：**鉴于出现了特别的情况，并征得发言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秘鲁代表的同意——对此我表示感谢——我现在请埃及外交部长行使他的答辩权。

43. **扎耶特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感谢我的同事秘鲁代表允许我现在发言。我的发言很短，因为过一会儿埃及代表还要发言。

44. 我想回答一下埃班先生。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埃及想干什么？它想要使外国占领军从它的领土，从它所有的领土上撤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班先生住在埃及，他知道，而且应该知道，埃及一直想使外国占领军从它的领土，从它所有的领土上撤走，而且总是做到了。我认为他实际上并不需要知道这一点。

45.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今年十月停火有效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46. 我不想进行详细的讨论；我已经这样做过了。我想他很清楚地知道，一九七〇年八月美国倡议的停火为期是九十天。我想他很清楚地知道，那次停火延长了几次，然后就结束了，现在不再有美国倡议的停火了。

47. 关于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六月提出的停火，这与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撤离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次或其他任何一次停火都是无限期的这种奇怪理论，显然意味着占领是无限期的。如果我们接受下述观点，即必须遵守停火直到双方——占领者与被占领者——都同意结束停火，那么我们就得接受只有在占领国自己同意时才能撤离这种观点。这种论点使抵抗成为必要，使革命成为责任，使民族解放斗争成为既是民族义务又是国际义务。

48.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还想提醒埃班先生及其他在座的人们，战争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发生的。我敢断言，秘书长并没有在他的信里说战争是在十月发生的。如果他这样说了，我一定要求他予以更正。战争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发生的，因此，结束战争就是结束一九六七年六月发生的战争。

49. 最后，其实我也不喜欢这样说，我愿告诉各位在座的人——因为这或许是个可悲的错误——埃及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下决没有什么安宁可言。在我们进行解放斗争之前没有安宁；对埃及或埃及人来说，对叙利亚或叙利亚人来说，对在座的每一位来说，如果他们的土地被占领，也就永远不会有安宁。那不是安宁。那是耻辱，那是统治。

50.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秘鲁)：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开始发言的时候，向你表示祝贺。从本月初以来你就以你的聪明才智处理了安理会一直是很复杂的事务。

51. 我也要向莫伊索夫大使九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时表现出的缜练、有效和公正无私表示崇高的敬意。

52. 首先我想说，秘鲁对近东地区重开战火表示痛惜，我们对冲突已经迅速扩大深为关切，看来这场冲突正在导致无法控制的升级。

53.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今年六月和七月安理会

曾有机会再次利用它能用的外交渠道寻求该地区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话，那么我们会倍加感到关切。六月和七月的会议已经放进令人悲伤的再无机会问津的档案卷里了。我们怎能不想到，如果安理会这个机构当时没有瘫痪，我们或许已经阻止了这场冲突，我们就不会因为这一冲突而在这紧张又苦恼的气氛中开会了。

54. 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认为，如果安理会由于听到急风暴雨般的责难便被弄得晕头转向，或只醉心于分摊罪责、评判是非，那是不会有什么效益的。但另一方面可以肯定，正象几天前占优势的形势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一样，从该地区所有国家安全的观点看，这种形势在政治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就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被占领土这一特殊情况来看，以色列的占领本身就是个不安全的根源，由于以色列采取种种措施企图使它的占领永久化，这种不安全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55. 因此，安理会现在有必要按照它一致通过第242(1967)号决议时所承担的义务来履行它的职责，因为这是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六年来，这项决议一直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如果试图把责任归咎于安理会或联合国，使它们成为那些阻止履行决议的人的替罪羊，那就不公平了。

56. 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应当由安理会呼吁停止战斗。但是这种呼吁的措词必须有利于问题的彻底和长远的解决，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要事先就能表明这点。

57. 秘鲁出席了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那里我们声明完全并有效地支持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用一切方法收复被占领土的斗争。因而，如果把埃及和叙利亚收复领土的斗争同以色列执意要继续占领埃及和叙利亚领土等同起来，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58. 因此，最后，秘鲁认为，安理会不应采纳由安理会赞同——尽管是默认——意味着以武力占领领土的建议，因为这同不允许以武力攫取领土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而这个原则是为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而认真地进行谈判的根本前提。

59.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一封沙特阿拉伯代表的信件。信中提出要求，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的有关条款，邀请沙特阿拉伯参加安理会就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60. 如果没有异议，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61. 由于发言名单上除了那些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人了，而且据我了解沙特阿拉伯的代表想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我就邀请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应主席邀请，J.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62.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安理会各位代表，谢谢你们允许我就你们所讨论的项目进行发言。我希望埃班先生现在在这个会议厅里，但是当然罗，特科阿先生是我们的同事，我相信他会把我要说的每句话，不仅传达给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传达给那些支持他们的人。

63. 要弄清哪一方引起了当前的冲突，并不是很重要的。我在大会上回答埃班先生时提到，远离停火线的叙利亚北部的某些城镇遭到轰炸，死伤的人很多。以色列不能胡诌说，轰炸这些北部城市是维护停火线上的和平与安全的需要。那是在九月十二日或十三日发生的。

64. 有句阿拉伯谚语说：“祸首负主责。”但是现在只说当前的局势只是一长串事件中最新的一环就够了；现在我要向你们所有的人，安理会的理事国讲话，而且如果新闻宣传机构能使我的声音传出这个大厅的话，我要向美国人民讲话——因为我不只是对你们讲话；你们接受你们的政府指示，而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被指示的紧身衣箍得紧紧的；而且有时候指示的紧身衣好象还嫌不够，你们中的许多人又穿上议事程序的紧身短裤，因而我们就一味空谈而无任何行动。

65. 我怎么知道这一点呢？我参加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大会及安理会会议，会议通过了种种决议，但以色列不予理睬。以色列一有机会时，或者说它的代表一有机会时，他们就蛮横地说：“阿拉伯国家总是能拉

到票的。”拉票？我必须提醒特科阿先生——我相信一九四七年时他在上海——我不知道他当时在哪里，但是我出席了成功湖会议。我们，拉票吗？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成功湖干了些什么呢？最好还是反过来问：为了给当时只有五十一个或五十二个会员国的联合国施加压力，他们什么没干出来呢？

66. 没有必要重复我从历史学家的记载里摘引的话，但是只说一句就够了：他们甚至安排了一名高级教士——一名红衣主教——去拉丁美洲访问，请求某些政府投票支持肢解巴勒斯坦。就在几天以前，我谈到了埃德上校所记录的关于华盛顿发生的事情的片断，简要地说，我想让你们注意杜鲁门先生说的话——我现在只是解释他的话的意思：“告诉我，我的选区里有多少阿拉伯人呢？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我来说更为重要。”这是个票数问题。我当时引了这一点；从认捐和捐款角度讲，这是个民主问题。谁出钱，谁点曲。

67. 我们早就该开诚布公、直言不讳了，早就该追寻事情的起源了，而不该以下述处理问题的办法来欺骗我们自己：如果恢复和平的话，似乎明天整个局势就会澄清。我们不要捉弄我们自己了：鄙人的职责是在这里发言，告诉你们这最新的一环并不是整个一连串事件中最终的一环。

68. 如果冲突的各方今天要停止战斗的话，那么根本不能保证阿拉伯人民，从摩洛哥到伊朗的边疆，从北方——从叙利亚、伊拉克——一直到南面的苏丹，不提出异议——不是向叙利亚或埃及，而是向他们的政府——要求它们务必不要使阿拉伯世界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嘲笑的对象。

69. 正如我多次指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原先并不起源于中东：这是一场由大多是哈萨尔人的后裔在中欧和东欧发起的政治运动。哈萨尔人原先来自亚洲北端的里海周围，一世纪时在今天的俄国南部定居。

70. 八世纪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生了对抗，拜占庭——伊斯兰教在这里传播了。曾经有过一项君子协定：那些来自叙利亚北部并在现今俄国南部定居的部族既不皈依基督教，也不皈依伊斯兰教。那里有些拉比，当时的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同意，让那些不信教的部族皈依犹太教。

71. 犹太人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一起建立一个国家的想法是在东欧和中欧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时促进它的一件事是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从此赫茨尔完成了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宣言，并在里茨饭店后面康邦路的一家小旅馆里作了最后的润饰。今年夏天我曾步行到那里，看看那块店名牌是否还在。我想他们正在重建那座旅馆；将会挂出一块较大的牌子以纪念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宣言。

72. 做梦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象我指出过的那样，现在我还要重复，这个梦后来成了恶梦。他们认为这会变成个乌托邦。但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正在牺牲，因为这个梦已经变成了恶梦。

73. 现在，我的联合王国的好朋友，我在伦敦城就鲍尔弗宣言作了些调查研究。我必须说——十一月二日离现在并不太远。一八九八年，德皇威廉二世到伊斯坦布尔去了一趟，应他犹太朋友的请求，他要说服阿卜杜勒·哈密德苏丹在耶路撒冷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块飞地，但他没有成功。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得知这件事以后，并且当这位皇帝告知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没有成功时——当然这位皇帝去了，但不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使者；他是去谈判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当时英帝国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的英国朋友们想：“天哪，那些德国人怎样才能绕过阿拉伯湾，绕过苏伊士运河，把他们的货物运到英帝国的印度以及其他地区呢？”

74. 当坐在这位皇帝桌旁的犹太人开始密谋反对德国时，他们把他们的努力都集中在英国。我怎么知道他们坐在皇帝的桌边呢？愿上帝让谢拉夫·丁·埃芬迪——意思是王子；他们并不自称王子——阿卜杜勒·哈密德的侄子的灵魂安息，是他告诉我的。

75. 然后英法协议于一九〇三年出现了。英法协议——特别是爱德华七世的努力，是他促成了英法协议——沙皇俄国也参加了——我的好朋友马立克大使知道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间接地，通过所谓的友谊——实际上是利益——这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之间当时是存在的。我认为，同俄国的友谊现在正在恢复。世界上什么都没发生变化——势力均衡。

76. 我现在还是照直说吧。现在发生的事件不是

唯一的一环。他们当时就开始寻求机会。谁呀？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开始同联合王国勾结反对德国，一九一七年他们把美利坚合众国推到战争中去，当时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党以及共和党都是孤立主义者；他们不愿卷入欧洲的任何战争。但是他们怎样使美国人卷入了呢？关于伍德罗·威尔逊有段富于浪漫情调的故事，我这里不讲了。一九一七年，协约国，意思是法国和联合王国，遭受惨重损失，美国被拖进战争同德皇作战，以帮助英法摆脱困境。他们的确使英法摆脱了困境，他们的确打败了德国，代价就是鲍尔弗宣言。

77. 但是罗特希尔德家族害怕可能有人要他们必须进行谈判。我是通过研究发现这一点的。他们不想让“国家”这个词出现，所以他们用了“民族之家”，以免他们说：既然你们犹太人有了国家，那么你们就滚吧。当时在欧洲对犹太人有歧视；我们可以这么说。因此他们说“民族之家”，想试试看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

78. 然后战争开始了，凡尔赛会议——我当时还是个青年人——关于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意见以及自决原则是否应当受到尊重的问题争论得很凶。留心听着，那时在巴勒斯坦信犹太教的只占百分之六，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占百分之九十四——但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是我们的犹太人，大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有些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在那里定居了，因为罗特希尔德家族曾在八十年代给了他们钱，目的是要某些葡萄园。他们喜欢喝酒；他们有巴勒斯坦的酒，但现在我记不清名字了。

79. 此后发生了什么呢？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那些说服他们不要这样做的人中，有我们以前的一个同事亨利·卡伯特·洛奇先生——朝鲜战争时他经常在这里参加会议，我的好朋友马立克会记得的——的父亲。

80. 我不想谈论某些欧洲国家之间的政治，也不想谈论当时作出的某些国际安排的结果如何。但是希特勒登场了，我现在仍然相信，他们无意地为希特勒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他们两个：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但为了避免我们离开主题，我现在言归正传。他

们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改观方面是起了作用的。一九三七年罗斯福先生派萨姆纳·韦尔斯去了解德国对美国的意图。三十年代我在伦敦。一位英国人告诫我离开伦敦，因为我是赞成和平的。他说“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你走吧”，于是我就在一九三九年到了这个国家。

81. 我记得萨姆纳·韦尔斯发表的公报，如果我记错了请予指正，希特勒向他保证，他对这里没有野心。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把美国人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我不谈珍珠港了。我不打算离开本题谈那件事。

82.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好朋友斯卡利先生回到这里来了，因为我非常尊重他为人诚恳——虽然有时候他不得不注意措词来表达他的政府的政策。我们都是我们政府的公务员。但我现在说的是历史事实，我相信，我的好朋友贝内特先生以及斯卡利先生的其他同事们会转达我说的话，就是关于美国如何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拖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拖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是全部，因为有珍珠港事件，以及其他事情。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不想离开本题去谈历史，虽然这是互相联系的。

83. 但是过去英国人，以及现在我们的美国朋友为什么要使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间存在下去呢？他们需要这样吗？我认为，美国人口中最富裕的部分是犹太人，他们并不想离开美国前往以色列——或许少数人要去，犹太复国主义在政治上利用了这部分人的情绪。

84. 人们只要看一看《幸福》、《商业周刊》以及其他统计资料就知道，与犹太人的总数相比，如果说他们不是最富裕的，至少也属于这儿最富裕的人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愿去以色列的原因。但是他们在给你的政府施加压力，我的好朋友斯卡利先生。

85. 我怎么知道呢？有七十八名参议员决定说，总统在给俄国——或称作苏联吧；我仍然叫它俄国——“最惠国”条款时要当心，因为它不允许那些碰巧是苏联公民的犹太人离开。这怎么解释呢？

86. 美国，难道说你就是那些想离开或不想离开的人们的火炬手吗？有不少基督教徒想离开别的国

家。你们为什么有时候不帮助他们呢？你们不帮助他们，是因为人口中的百分之三是犹太人。共有六百万人，我相信。我不象特科阿先生，我不喜欢整数，他曾谈到那些丧生的人——但大约是六百万。他们干了什么呢？他们拥有大部分的新闻宣传工具。我希望我身边带有名单；我找了一下，可惜我没有带来。我本来可以说出电视公司和电台公司的老板是谁的。犹太人是他们中间最有势力的。他们是美国人。首要的是他们应当是美国人。但是，他们使用新闻宣传工具来给美国人洗脑说：“这儿是个穷苦的犹太民族。我们应当帮助他们。”他们该这么做吗？

87. 他们披着新闻自由的外衣，散布各式各样的谎言。我想告诉你们，他们在犹太教堂里散布的是怎样的谎言。我有犹太朋友，他们上犹太教堂，是他们告诉我这些事的。我想跟你们讲这种宣传是怎样进行的。

88. 下面摘自一九六四年关于“犹太教的宣召”的一段布道。我是今天上午从我的文件里取出来的。这是摘自拉比亚历山大·阿兰·施泰因巴赫一九六四年的一段布道，他是耶和華·叔隆堂的高级拉比，该堂是布鲁克林最大的新教集会第六分会。这是吃供品——赎罪日的布道：

“对那些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来说，阿拉伯半岛的赎罪日会叩起他们的心弦，使他们感到亲切。为反对土耳其而组织阿拉伯起义的是位惹人注意的喜欢冒险的英国士兵——考古学家兼作家。他是阿拉伯事业的热忱支持者，曾把五名粗野的阿拉伯人带到纽约进行宣传，让他们住在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饭店。”

我相信他指的是劳伦斯，即所谓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他不是为阿拉伯半岛，如同我不是为了住在月球上的人一样。

“当返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他发现这些阿拉伯人的行李大得令人怀疑。他命令他们打开行李箱。使他大为吃惊而又懊恼的是，箱子里塞满了从旅馆房间里卸下来的水龙头。”

我们知道，要把水龙头卸下来，我们得叫管子工。

“‘我们很快就到家了，’其中一个阿拉伯人自

动说道，‘那里水很缺。如果我们在沙漠上喉咙发干的时候，我们就打开水龙头，我们需要的水就都来了。’”

多么愚昧无知。他想把阿拉伯人描述成是愚昧无知的人。他们想那样打开龙头就可以得到水。

89. 上面是摘自犹太教教士亚历山大·阿兰·斯泰因巴赫的布道。不要以为这是捏造。巴鲁迪没有捏造。是新闻宣传工具捏造的。

“劳伦斯斥责他们说：‘这些水龙头，除非把它们接在水管子上，而水管子如果不和蓄水池连接上也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水源提供水，什么也不会流出来。’”

这就是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教授。

“这段有趣的轶事”——我现在继续念这布道——“同我们的吃供品的默祷有特别的关系。

“有些犹太人似乎认为，一个作为犹太教信徒的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等着到了燃眉之急时，打开水龙头让救命之水喷射流出。只要手腕一转，打开龙头，立刻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想法来自一种可悲的谬见，这还需要我指出来吗？它代表了一种愚蠢的幼稚的宗教态度。当我们发现我们被困于沙漠因而命在旦夕时，可悲的是，‘水龙头犹太教’还不够。没有蓄水池，水龙头毫无用处。”

等等等等。我读了一个知名拉比的布道，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他们是怎样描述阿拉伯人的，似乎阿拉伯人的头脑非常简单，拿起水龙头挂在空中，然后他们就可以喝水了。这是宣传的一部分，是对那些还不一定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进行洗脑。

90. 我告诫安理会：本安理会迫于大国的压力通过的旨在为维持原状——我说的原状指的是所谓的停火——铺平道路的任何权宜安排都不能奏效。真的，我不是在信口雌黄。我见过阿拉伯青年。我跟他们谈过话。我劝他们要忍耐。他们义愤填膺。我说的青年，指的是十八至二十五岁的人。不要认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是不同国籍的阿拉伯人。他们非常愤怒地反对这个人人为的国家，这个国家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由两个大国、后来由不是别人正是已故的哈里·杜鲁门所制造的，杜鲁门当时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总统。你只要读一读他的回忆录平装本第二卷就会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得到巴勒斯坦，他们向杜鲁门施加了怎样的压力。

91. 我所说的关于上帝把巴勒斯坦赐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看法或许会变成陈词滥调，但是这种说法是经得起一再重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年经常反复地说——不是在他们站稳了脚跟以后——“上帝给了我们巴勒斯坦”。三十年代我在伦敦同他们谈过这一点，后来在纽约也谈过；最后一次是一九四四年在市政厅的讲台上。我同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过私下交谈。在那些战争年代里，人们不能到中东去。我不晓得美国朋友是怎样把他们弄到市政厅来的。一九四四年，我应邀在市政厅发表讲话。你们知道市政厅在哪里吗？它在第六大街，美洲街岔出来的一条街上。我想现在他们还常在那里召开集会。当时共有一千五百人出席，当他们发现我是阿拉伯人时，他们向我起哄。这时碰巧有一个从阿勒颇来的犹太人，他讲阿拉伯语，他说“给这个人机会，让他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知道“break”的意思是“机会”。

92. 那时有十四名犹太复国主义者被弄到这里来给美国人洗脑筋。现在他们不必再这么做了。他们为参议员竞选捐款——我并不是在干涉你们的内政。看来，肯尼迪一家没有从过去学到什么东西。已故的罗伯特·肯尼迪在六天战争中，还有你们的州长洛克菲勒先生，于十一日从日内瓦来参加安理会——一个是民主党人，一个是共和党人，州长——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最好的事情发生了，犹太人战胜了阿拉伯人；他们会把文明带给阿拉伯人。把文明带给阿拉伯人！这位肯尼迪是谁？而现在他的兄弟又学他的样，似乎他们的悲剧还嫌不够。他正怂恿美国人给总统施加压力以帮助别人。帮助谁呀？阿拉伯人吗？帮助以色列。而这位洛克菲勒是谁呢？我认识他的父亲。他是个好人。我在四十年代认识他。读读作家塔贝尔就会晓得他是怎样发了财的。他们有了钱就受人尊敬。他们想通过在我们中间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并在阿拉伯世界把它巩固起来以便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文明。

93. 二十五年来,甚至更早,我告诫安理会,我告诫联合国,只要这个外来的因素存在于我们中间,就决不会有和平,这个因素是一个已经引起脓肿和高烧的溃烂伤口。如果不把这股脓液从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和社会中挤出去,就决不会有和平。

94. 阁下,安理会有责任不是零敲碎打地而是完整地处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本溯源的原因。阁下,我请求你忍耐一会儿。当然你们都很忙,但是眼下正在进行一场战争。而如果这场战争明天停止了,还将会有的战争。正如我在大会所说的,这只是一个回合。不要认为我对丧生的人不感到悲痛,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我常说,犹太人毕竟是跟其他人一样的人——虽然现在权力使得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可一世。我承认他们作为个人的人权,但是不能损害阿拉伯人。阿拉伯各国政府可以牺牲,但是阿拉伯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现在作的并不是高谈阔论的演说。你们想把中东变成一个棋盘让大国在上面下棋吗?——不是用木制的棋子,而是用民族的命运,包括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也要被牺牲的。被我们吗?不;如果大国继续奉行它们强权政治和势力均衡的政策,那么时机成熟时,以色列人会被大国牺牲的。我们不要自己愚弄自己。对每一个可能受难的犹太人,我们都感到难过;我会为他们而心碎,正象我会为任何阿拉伯人而心碎一样,或者就这点而论,为任何一个人而心碎,不管他是哪个民族的。

95. 如果巴鲁迪发言了,他不是谈这最近的一环;而是把整个一连串事件都考虑进去,把整个历史背景都考虑进去。当心哪,美利坚合众国,到一九七六年时你才只有两百岁。我希望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同你们一起庆祝你们的独立,你们是从以前的那个殖民地国家赢得独立的,虽然你们现在是朋友,都是北约组织的成员。我引用下面这条阿拉伯谚语时,我的联合王国的好同事一定会理解它的含义:“赞美真主吧,他改变别人,而他却依然故我。”我们在那个地区已经六千年了。忘记我们是阿拉伯人吧;我们是当地的闪米特人,而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人是我们的兄弟。他们是闪米特人,我们也会把哈萨尔犹太人看作是他们的兄弟的,但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决不会把他

们看作我们的主人的。我们要战斗,战斗,战斗;不是伤害别人,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尊严。

96. 因此不要谈论现状。我怀着对秘书长的极度的尊敬,跟他谈谈他的那个报告。厄克特先生,我想向秘书长讲话。我喜欢他的报告里写的东西,谁能不赞赏他写的东西呢?但是,我亲爱的先生——我跟你谈话不只是把你作为具有官方身分的人,同时也把你作为同我们这里所有人一样的人,我们还是把职衔撇到一边去吧——我知道你处在多么危急的境地。我记得哈马舍尔德先生是怎样使自己卷进了刚果事件的麻烦中去的,我建议你不要采取可能把你牵涉进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中间去的步骤。我是在对你讲话,我不想用要求你发表评论来使你陷入困境——因为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这样做。那么你可能会说“无可奉告”,这样你就会美国化了。这决不是说说笑笑闹着玩的,虽然有时为了打破紧张气氛,说些笑话还是有益的。

97. 即使战争明天结束了,将来有一天它还会重新开始的,不是由以色列开始,就是由阿拉伯国家开始,由阿拉伯人民开始。我们也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于是,我们的利益,美国的利益,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就会付诸东流。那么,别谈巴鲁迪过去没有告诫过你们:它们会付诸东流的。谁能向我们保证,将来不会有国际冲突呢?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会成为这次国际冲突的原因呢?因为上帝给了他们巴勒斯坦吗?我已说过,上帝并没有分割我们的土地。

98. 按照我们的传统,我们甚至会保护我们的敌人。我们不会象你们西方国家在纽伦堡做的那样——我不知道。你们苏联,你们把冯保卢斯藏在一座别墅里。一旦我们的敌人决定不在军旗的保护下象人一样地生活,我们会把他们接纳到我们中间,但不是打着一面旗帜。

99. 这就是我今晚的信息,我没有讲完。但是鉴于已经快九点钟了,我要尊重你们的人权——你们一直很努力地工作,也要尊重其他人的人权,他们在一天辛勤工作之后或许该去休息了——但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不一定是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我们有多少

次一直坐到午夜之后，一直到凌晨三点啊！我不知道，大国方面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把它们的次要利益搁在一边；那些帮助以色列的人不要玩火了，因为这火会蔓延，而错误的估计可能会使我们大家卷入一场世界冲突。

100. **主席：**现在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行使他的答辩权。

101. **伊斯梅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聚精会神地听取了对方外交部长的发言。他的发言需要作出以下评论。

102. 首先，关于他的国家的空军为什么使用凝固汽油弹的问题，他没有向安理会作出任何解释。为什么？他并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就意味着他承认合众国际社的报道是事实——也就是说，他承认以色列空军在使用凝固汽油弹。

103. 第二，至于对方否认我国的非军事目标以及平民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的问题，我只想谈，现在叙利亚还有联合国的观察员，他们能报道这些事实。已故的前联合国观察小组成员，挪威上尉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残遭杀害，死在他的家里，在他的公寓中。现在我要问，联合国职员公寓也成了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吗？好象是这样。

104. 如果国际红十字没有在现场观察到局势的严重性的话，它是不会于十月九日发出呼吁的。此外，以色列的历史表明，它在轰炸非军事目标和平民方面，是不乏先例的。这样的先例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如果我要读一下联合国文件中所有那些由于以色列轰炸非军事目标和平民而谴责以色列的决议的话，那么我就会使你们在这儿坐到午夜之后。但是这样做有点太迟了，我想只提提两项安理会的决议就够了。

105. 第一个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的第265（1969）号决议。我要读一下第3段，也就是说，决议的最后一段：

“安全理事会，

.....

“谴责以色列最近重大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停

火决议，对约旦乡村及有人烟地区发动预谋之空袭，兹再度警告，倘重施此种袭击，理事会定将开会考虑宪章所定其他更有效步骤，以确保此种袭击不再发生。”

106. 但是还有另一个决议——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的第270（1969）号决议。这次是黎巴嫩有幸成了以色列轰炸的目标。我现在读第1段：

“安全理事会，

.....

“谴责以色列违背依宪章及安全理事会各决议所负之义务，对黎巴嫩南部若干乡村施行预谋之空袭。”

107. 我认为这些决议是无可辩驳的。

108. 第三，对方坚持指责我们违反了停火。关于这一问题，我在安理会作了很长的发言。概括地说，在发言中我讲，一九六七年战争爆发时，安理会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通过了第235（1967）号决议。我现在读一下这个决议：

“安全理事会，

“复按其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的第233（1967）号决议和六月七日的第234（1967）号决议，

“备悉以色列及叙利亚政府业已宣布彼此接受安理会停火要求，

“备悉叙利亚及以色列代表所发表之声明，

“1. 确认前此通过关于立即停火及停止军事行动之决议案；

“2. 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为……”。

以色列当时不同意遵守这个决议。

109.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另一项决议，第236（1967）号决议，在决议里它特别要求，“凡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格林威治平时十六时三十分以后向前移动之任何军队，立即退回停火阵地”。

110. 以色列于六月九日发动了对叙利亚的进

攻，也就是说，这发生在它宣布并通知了安理会它接受关于停火和停止军事行动的第 235 (1967)号决议之后。它还无视第 236 (1967)号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在十月六日十六时三十分退回到停火的阵地去。可是它还继续进攻，到六月十二日才停止。这些事实得到了现任以色列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将军的证实，他在一九六七年战争时是进攻我国的以色列部队的司令。如果以色列恪守安理会关于停火的各项决议的话，如果以色列不违反停火的话，今天我国的领土就不会被以色列占领。以色列外交部长在这儿时，他不敢回答。我要求以色列代表回答我。

111. 第四，至于以色列是否尊重本组织、它的各个机构以及它的各项决议，我只举一个例子：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以色列代表在特别政治委员会^②上直言不讳地公然宣称，他的国家不接受实施日内瓦第四公约。我想知道——我要以色列代表说——以色列是否同意遵守日内瓦公约。我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112. 第五，另一方指责我们轰炸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在什么地方？在戈兰高地——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领土上，叙利亚的领土——马萨都、布卡塔、马杰达勒沙姆斯。我想这些是典型的犹太名字吧！它们是叙利亚名字。但是我们轰炸的不是这些城市——不，根本不是；而是以色列人建立起来的定居点。

113. 叙利亚代表请安理会注意这些定居点的建立及其政治意义，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违反停火线，因为违反停火的不仅是开火，而且还有歪曲并改变被占领区的自然面貌及其人口结构——这也是对停火的严重违反。这些都是对日内瓦公约的严重违反，而这一点却被忽视了。更有甚者。当叙利亚代表正式写信给安理会主席〔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的S/8550〕请求注意以色列正在叙利亚被占领的领土上进行殖民移民这一事实时，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本人——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作了回答。我读一下他信中的一段：

“叙利亚奉行的反对以色列的积极好战政策

^②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特别政治委员会》，第四八九次会议。

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叙利亚代表的信中提到的纳哈尔军团，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单位……”〔S/8558〕。

114. 当我们说他们在我们的被占领的领土上进行殖民移民并建立定居点时，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些只是军事单位，因而这不是殖民移民。这是为了自卫。但是现在，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轰炸这些殖民地区，这些军事单位时，以色列代表却说这些是平民居住区，说我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那么，对方应当下决心了。这些到底是军事单位——象特科阿先生本人在他给安理会主席的正式信件中所说的——还是不是？

115. 当他们向我们发出这一指责时，一位大马士革的官方发言人立即予以驳斥。他肯定地说，我们只轰炸了军事目标。这些定居点中的纳哈拉实际上是军事单位。这一点在以色列的常驻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正式信件中得到证实，我刚才读了这封信的一段。

116. 我想指出，以色列曾在人权委员会的第二十八届和第二十九届会议上两次受到谴责；以色列由于犯下了战争罪而受到谴责。实际上当时并没有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在叙利亚被占领的领土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因而人权委员会认为，必须谴责以色列的战争罪行。以色列轰炸我们的城市中心并杀害我们平民的所作所为，我的确难以用言词描述。“战争罪行”还不够。“灭绝种族的屠杀”，或许可以。

117. 主席：现在我请联合王国的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答辩权。

118. 唐纳德·梅特兰爵士(联合王国)：几内亚代表在她的发言中提到某通讯社的一项报道，说鬼怪式飞机在飞往以色列的途中曾在塞浦路斯的一个皇家空军基地上停留。我要以我国政府的名义告诉安理会，这项报道是毫无根据的。

119.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20.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以色列外交部长已经说了所有我们打算在这次会议上要说的话。但是，埃及代表和叙利亚代表以及他们的沙特阿拉伯亲属的两次补充发言，迫使我不得不行使我的答辩权。

121. 甚至在以色列为了保卫犹太人民的生活和

独立权利而进行殊死斗争无暇他顾的时候，它也完全了解并且不会忘记伴随再次发生的阿拉伯入侵而出现的背信弃义和谎言。这种背信弃义和谎言在安理会前次会议，即十月九日的会议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次会议上爆发的肆无忌惮的造谣、辱骂以及那种原始的反犹太主义的狂呼滥叫，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进一步破坏了安理会的形象，也玷污了联合国的名字。然而，这种情况今天仍在继续。

122. 利用指控实际不存在的所谓苏联驻大马士革大使馆遭到一次袭击和开罗遭到一次空袭以及谎报所谓苏联大使馆外交人员有伤亡等手法，埃及外交部长、叙利亚外交部长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得以在本届安理会上制造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被目击者，其中包括国际新闻机构的代表们描绘成对犹太人的围剿。

123. 叙利亚当局已经否认有任何苏联大使馆或苏联文化中心的苏联国民遭到杀害。埃及政府已经把袭击开罗的说法斥之为“纯粹的胡说八道”。然而安理会的某些理事国仍以这种胡说八道和这些谎言为借口，一唱一和，发泄盲目的仇恨和根深蒂固的偏执。人们所熟知的联合国各机构没有能力以平等和负责的方式讨论中东形势的状况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明显。

124. 那些发动侵略的人知道，他们把自己的人民，包括平民在内推上了危险的道路。他们知道，正如我国外交部长强调过的那样，战争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事。有哪一次战争没有造成过平民伤亡呢？即使种种关于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平民伤亡的恶意中伤是事实，那么叙利亚和埃及侵略者有什么权利对于他们在十月六日首先发动的血腥屠杀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喊冤叫屈呢？

125. 叙利亚和埃及的支持者们又有什么权利以此为理由，制造我们前天在这里目睹的，而且今天还继续出现的让人作呕的场面呢？他们对于我在上次会议上提到的、我国外交部长在这次会议上再次提到的轰炸以色列平民居住地区有过任何遗憾、任何悲伤的表示吗？他们向以色列死者的遗属表示过吊唁吗？他们投票赞成过通过一项决议来谴责阿拉伯恐怖分子屠杀无辜的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吗？他们请求过安理会主席向那些参加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时被杀害的

以色列运动员的以及在利达机场被杀害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朝圣者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表示过同情吗？

126. 考虑到阿拉伯代表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借以狂呼乱叫的那些虚构的事实，他们的行为又是多么更加令人作呕啊！今天，我们再次目睹了对于逻辑、法律和道德的歪曲。埃及和叙利亚不仅首先挑起了目前的战争，而且还抱怨说什么以色列正在进行反击。他们把今天受到攻击的一些军用机场——或者一个自十月六日以来被叙利亚当局关闭而只供军用飞机使用的民用机场——一些发电站、炼油厂和其他一些石油设施、雷达站、海军司令部，不管这些目标是象今天在这里提到的在霍姆斯，在拉塔基亚，在大马士革，还是在尼罗河三角洲，都说成是非军事目标，这和把上星期六发动侵略的人说成是侵略的受害者同样荒谬。

127. 我这里有一份今天开罗发表的官方声明，我现在读一下。

“据一份正式公报说，今天早些时候，几架战斗机击落四架在尼罗河三角洲北部地区、塞得港和运河区袭击埃及机场的以色列飞机。”

我引证另一项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政府声明：

“叙利亚防空部队和战斗机今天击落六十六架以色列飞机。”

很明显，有关遭受损失的情况，甚至在官方公报中也弄虚作假。

“发言人说以色列飞机今天继续攻击叙利亚陆上阵地、地面工事和机场。”

然而，埃及代表和叙利亚代表来到安理会的时候，显然以为我们是生活在月球上的，无法知道上述那些官方声明，因而他们又可以重复上次会议上出现的令人作呕的场面。

128. 当然，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关于十月六日进攻的起因的弥天大谎。我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埃及外交部长不再坚持这次进攻是由以色列发动的了。现在他所提出的是一种新理论。今天，我们听到他说，停火是不存在的，因而埃及可以随心所欲地再次把中东投入战火。照他的说法，安理会关于实

现停火的一些决议都是无效的。多年来，对于联合国的决议，哪怕是建议性质的决议也好，或者只反映派性立场而不是象一九六七年与有关方面协商之后作出的反映安理会各理事国一致观点的决议也罢，他都时时处处努力摆出一副这些决议的捍卫者的面孔，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持上述理论岂不是很奇怪吗！

129. 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拿给我们的是这种口是心非的另一种翻版。自从一九四八年进攻刚刚诞生的犹太国以来，叙利亚就已经在对以色列的关系方面，把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和条款撕了个粉碎。它拒绝承认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而这项决议一直是过去六年里联合国在这个地区的和平努力的根本基础。叙利亚并不乐于接纳致力于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邦之间的协调、谅解与和平的联合国代表进入它的领土。

130. 然而，叙利亚政府的代表来到这里却向我们进行要尊重联合国及其各项决议的说教，并且不厌其烦地以他习以为常的方式来引证各项决议，当然，他的引证是有选择的。他对事实和法律的尊重尤其表现在他刚才所作的那项宣布：只有戈兰高地的居住区才受到叙利亚武装部队的轰击，只有戈兰高地的平民村庄才受到叙利亚大炮和导弹的进攻。

131. 我们已经连续在两次会上，提出了那些村庄的名单。难道他指望我们真的相信他能够从加利利内地把米格达勒哈埃梅克、盖瓦特、纳哈拉勒、拿撒勒搬到戈兰高地吗？

132. 但是，我确实注意到，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已经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面前正式承认，自十月六日以来用来轰击以色列领土的蛙式导弹并不是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平民居住区的。关于这些地区位于何处，看看地图便会得到答案。的确，阿拉伯的领导人们对十月六日的战争是由以色列引起的这一个谎言不再坚持了。现在这些领导人就象埃及代表和叙利亚代表今天所做的那样，宣称他们的国家正在解放阿拉伯领土，以此为他们的侵略进行辩解。

133. 他们正是利用这种同样的借口，置联合国于不顾，在一九四八年发动了对以色列的侵略。在那个时候，新生的独立国家以色列受到猛烈攻击；在那

个时候，公开扬言要杀绝在巴勒斯坦的所有犹太人的企图同样被说成是一种解放阿拉伯土地的努力。由埃及政府和叙利亚政府组织并由它们的军队训练和控制的突击队恐怖分子，在五十和六十年代里不断攻击以色列及其平民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也恰恰是这种借口。现在再一次声称他们是在从事解放工作。不管什么时候，一旦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企图扼杀以色列和剥夺犹太人民自由的、和平的和安全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他们总是要求世界舆论把发起进攻的人们看作是在执行一项解放使命。

134. 文明世界对这样的解放者感到憎恶和厌倦。希伯来民族对于以诸如宗教真理、种族优越、正义和道德等口号为名义来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们已经领教够了。

135. 当今中东的问题不是什么占领和解放的问题。埃及和叙利亚在一九四七年边界线上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它们在一九四九年停战分界线上继续其对以色列的战争；而现在，它们又正在沿着一九六七年停火线向以色列进行攻击。问题并不在于某个具体时间里的某个具体的军事分界线；问题在于阿拉伯各国在一九四八年发动的并延续至今的反对以色列根本生存的无情的侵略战争。

136. 正是为了上述理由——而不是别的——我们才奋战在停火线上。这场战争究竟在哪条分界线上进行或者重新打起来，倒不是重要的。因为侵略仍然是侵略，其根源毫无改变，其责任仍然在埃及和叙利亚方面。

137. 埃及和叙利亚于一九四八年向以色列开战，因为它们不愿意和犹太国和平相处，而要以色列灭亡。二十五年来它们一直拒绝结束这场战争，因为它们不要和平，继续坚持非消灭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以色列不可。它们现在重新挑起战争，其目的就是要逃避通过谈判以求和平，包括安全的和各方承认的边界线。

138. 在过去几天里，埃及和叙利亚是何等反复无常地进行争辩，企图抵赖它们的侵略行径。实际上，它们的论点是，一再遭到它们侵犯和漠视的一九六七年以前的暂时的军事停战分界线，比以色列的和平和

安全的权利要重要得多。在它们看来，西奈的砂砾和戈兰的岩石，比整个一个民族的生命，即比以色列国生存的权利还要神圣。只有神经病患者对法律的胡言乱语才可能赞成这样一种观点。

139. 关于埃及和叙利亚何以选择赎罪日开始它们的侵略，已经谈了很多。众所周知，十月六日过去是犹太历史上最庄重的日子——赎罪日，是斋戒和祈祷的日子，届时无论老幼都与家人聚在一起去做礼拜并呆在家里。这正是全国歇息之时；一切工作都停下来；电台和电视台停止播送和放映；交通停顿。我愿意提一下作出这种亵渎的选择以施行背信弃义的进攻的另一方面。就是在赎罪日这一天，纳粹分子往往把它作为屠杀犹太人的日子。正是在一九四一年的上帝的最后审判日，纳粹党卫队把九万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赶到基辅郊区的巴比亚尔，逼迫他们挖掘几个大型墓穴，然后毫无人性地用机关枪扫杀他们。正是在这个斋戒和祈祷的日子，他们常常包围犹太教堂，把在里面所有做礼拜的人斩光杀绝。正是在一九四二年的赎罪日，纳粹军队进攻并屠杀聚集在华沙和比亚利斯托克的教堂里做祈祷的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在一九四三年，正是在赎罪日，他们在威尔纽斯和卢布林的犹太人居住区干了同样的勾当。

140. 对阿拉伯各国领导人对犹太人及其权利所采取的态度进行过观察和研究的人们知道，埃及和叙利亚正是以同样的疯狂仇恨和杀戮欲在一九七三年赎罪日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进攻。它们象纳粹分子一样，也以为在这样的日子可以把我们打个措手不及，无力自卫。但是，它们错了。

141. 埃及总统早就对纳粹思想产生共鸣，并早就对犹太人民采取了纳粹态度。难怪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几家通讯社报道说希特勒仍然活着。以那篇报道为根据，一家开罗日报，即《埃及画报》向埃及的一些要人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如果你打算给希特勒写一封私人信件，你会写些什么呢？”

142. 安瓦尔·萨达特是那些被提问的人中的一个。开罗《埃及画报》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在第一五一〇期上发表了她的答复，现摘抄一段如下：

“我亲爱的希特勒，

“我衷心祝贺你。即使你在形式上被打败了，但你是事实上的胜利者。你可以为成为德国的不朽领袖而感到骄傲。如果你重新在德国出现，或者一个新的希特勒步你的后尘而崛起，我们不会觉得奇怪。”

好了，新的希特勒们已经出现了，就在尼罗河三角洲和大马士革。

143. 这就是以色列今天所面临的敌人的面目。我们明白，他对待我们正象纳粹对待我们一样。我们明白，如果他能够办得到，他就会完成纳粹要把犹太人消灭干净的目标，他就会毁灭犹太国。我们将要象那些遭受过纳粹侵略的民族一样，毫不动摇地和竭尽全力地和他斗争到底，一直到犹太人民能够和其他人民一样过着和平而又安全的生活。

144. **主席：**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

145. **伊斯梅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不想占用很多时间，但是，首先我想强调一下，我不会使用以色列代表使用的那种语言。我很高兴地把这种特权让给他。

146. 在屠杀和灭绝种族方面，以色列是把老手。以色列历史上的几次著名的大屠杀就是明证，对此我仅提几例。大家都知道基比亚、德尔亚辛、卡西姆村以及轰炸埃及境内的巴赫巴卡尔小学，使几十名无辜儿童残遭杀戮的事情。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147. 其次，我没有听见以色列代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使用凝固汽油弹的问题。也许，在他答复的时候，我的耳朵聋了，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说过以色列没有遵守安理会的第235（1967）号或第236（1967）号决议，对此他也未答复。

148. 第三，我提到过安理会一九六八年关于轰炸黎巴嫩和约旦的城市中心区和平民的两个决议，他也未答复。

149. 对于我曾评论过以色列不遵守日内瓦公约一事，他也未答复。我提出了编号和日期，也提出了安理会的正式文件，然而得不到回答。

150.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意稍微提醒一下在

座各位,包括以色列代表在内。犹太人有个节日叫做安息日,这对犹太人是神圣的日子。我们尊重这个宗教节日。但是,正是在去年这个节日的那一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就是在一个宗教节日的时候,也阻止不了以色列军队不去进攻。去年他们对黎巴嫩就是这么干的,这一次,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他们又是这么干的。

151. **主席:**现在请苏联代表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

15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理会和它的理事国自从听到一个侵略国家的两位正式代表竟那样无耻地企图为自己野蛮屠杀和平人民的罪行进行辩护以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这两位战争罪行的辩护人就是联合国许多决议中都斥之为侵略国的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和这个国家驻安理会的正式代表。

153. 的确,安理会的许多理事国前天对以色列侵略者和以色列空军驾驶员按照以色列司令部的命令袭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事表示了它们的义愤和谴责。据新闻报道,以色列空军轰炸叙利亚首都的居民区,还包括外国使馆区。其结果,一些外交使馆的建筑物被毁坏,有几十人被炸死,其中包括一些外交人员和他们的家属。

154. 一些报纸报道说:以色列空中强盗进行俯冲扫射,击毙叙利亚首都街道上的妇女和儿童。以色列代表否认有苏联公民遭到杀害,但是,这不过是戈培尔之流的伎俩——弄虚作假以使那些不明事实真相的人们相信谎言。安理会及其理事国对于合众国际社和法新社所报道的以色列空军犯下的残暴罪行,以痛心疾首和义愤填膺的姿态断然予以谴责。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伤亡数字比上述两家通讯社报道的要小些。但是,遭受破坏的情况实际上却要严重得多。一个名字叫库丽尼切娃的妇女被杀,她是在大马士革苏联文化中心教俄语的。一颗延期炸弹落在该中心的办公处,楼房变成一片瓦砾。苏联工作人员的住宅损坏严重,毁掉了六套房间,十多人受重伤。这些就是从莫斯科收到的正式报告中所列举的具体事实。

155. 那么,怎么能说没有发生这类事情呢?请

问以色列代表,这套把戏怎么能够蒙蔽安理会和所有在座的人呢?你怎么胆敢为轰炸居民区和外交使馆这样野蛮的罪行辩护呢?难道你和你们的外交部长把它们称作“军事目标”吗?过去希特勒分子正是这样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毁灭西欧的城镇和居民点、对考文垂市的“考文垂化”以及在苏联炸毁一千七百多座城镇和成千上万个居民点进行辩护的,当时他们提出各种借口为这些残暴罪行进行辩护。然而,今天侵略国的两位正式代表居然为这些罪行进行辩护。更有甚者,这个侵略国的外交部长还提出什么“原始责任”问题,即是谁首先挑起了战争的问题。全世界都知道是谁发动了对阿拉伯各国的战争,是谁从一九六七年和早些时候以来一直不停地进行着这场战争。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只要看看联合国的正式回答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就行了。是谁犯了侵略罪?谁接二连三地受到安理会和大会这两个联合国主要机构的谴责?这个侵略国的外交部长,今天在安理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发了言,他一直试图为其屠杀辩护,并为那些野蛮的轰炸和屠杀和平人民进行辩解。而且,他还装模做样地说他不清楚是谁有罪。实际上,他对他的国家的侵略行为负有直接的责任。你问为什么?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希特勒帝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审判中,根据他对希特勒德国的侵略行动负有的直接责任而被判罪,这是适用于战争罪犯的国际惯例。当今的侵略者应当把这一点记在心里,而不要忘记。

156. 受过英国教育的埃班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在这里向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埃及和叙利亚要的是什么。”这使我想起一句俄国谚语:“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但是没有谁会把以色列的外交部长说成傻瓜。他是个聪明并且受过教育的人,通晓军事。我想,他在英国海军中曾经得过上尉衔,如果我说的不对,我的尊敬的同事,联合国代表可以加以指正。埃班懂得什么是战争,懂得如何准备,又如何发动;而且他懂得战斗人员与和平居民的区别;没有疑问,他也熟悉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争法和关于区别战斗人员与和平居民的有关条款规定。但是,他在这里讲话时却象一无所知的无辜人一样。他不知道埃及和叙利亚要的是什么。但是,当听到这句话是这样一位颇有教养和经验

丰富的政客，一个政治家，一个外交家，又是多年在联合国代表以色列的人说出来的，你就会禁不住想起我刚才提到的那句俄国谚语。这真是伪善透了。叙利亚要的是什么，埃及要的是什么，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尊敬的朋友，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曾经告诉过他埃及要的是什么。正如扎耶特先生在安理会和大会^②上的发言中讲过的那样，他们要的是返回他们的被以色列侵略者抢占去的家园。这是直言不讳的明确回答。在座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埃班先生和特科阿大使对于叙利亚人和埃及人要什么是了如指掌的。

157. 在安理会的以前各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已经反复阐明了苏联对有关在中东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原则立场。当前这个地区的形势更加恶化的原因，在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各国的不断侵略，在于以色列统治集团牺牲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以扩张领土的欲望，在于以色列顽固地拒绝在中东建立公正的和平。自从以色列一九六七年六月进攻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并占领这些国家的部分领土以来的六年时间里，由于它对阿拉伯各国推行其扩张主义的侵略政策，以色列一直顽固拒绝执行安理会和大会关于实现和平解决的各项决定；一直破坏雅林使命并公然违犯联合国宪章和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可是，它的外交部长在这里发言时却假装他不懂得这样的事件何以在中东发生，也不知道叙利亚和埃及要的是什么。

158. 侵略者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阿拉伯人民头上的企图必将失败，它将不得不从它夺取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对此苏联人民从来没有怀疑过，现在也不怀疑。以色列反对在中东实现公正和平的时间越长，它的侵略政策的结局就越发可耻。这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159. 按照宪章的原则，苏联始终如一地支持在安理会和大会的各项著名决议的基础上寻求中东问题的和平和政治的解决办法；同时，苏联一贯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既然以色列顽固拒绝接受一项公正的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那么，阿拉伯国家就完全有权为解放它们被占领的土地而战斗。宪章第五十

^②《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二一四三次会议。

一条就赋予了它们这样的权利，该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遭到侵略的情况下，具有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利。

160. 以色列正在阿拉伯领土上进行着一场反对阿拉伯国家的罪恶战争，企图在那里站稳脚跟并吞并那块领土。它正在使用不能允许的手段——凝固汽油弹，炮轰和空中轰炸和平居民等。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告诉我们，这已经导致五百多名和平居民的死亡。

161. 阿拉伯国家正在保卫着它们的土地、城镇和家园，要把它们从外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这对于任何一个遭受侵略的民族说来都是一场神圣的斗争。

162. 我有幸在这里的会议桌旁看见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过希特勒空军攻击的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的许多城镇和居民点被毁灭，无数居民被屠杀，房舍成为废墟。对那些幸免于难的国家，我们感到可喜可贺。我们可是经受过的。在这里有法国的代表——法国经受过。在这里有南斯拉夫的代表——南斯拉夫经受过。在这里还有白俄罗斯的代表，白俄罗斯外交部长，我的朋友，古里诺维奇同志——白俄罗斯经受过。在他的国家的居民中有四分之一是死于野蛮的希特勒分子之手的。

163. 因此，当这个侵略国的代表在安理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发言并竭力为它的屠杀和野蛮攻击和平城镇、和平居民区和外交使馆区进行辩护的时候，我以为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厚颜无耻，或者说更蛮横无理的了。

164. 苏联人民完全理解阿拉伯人民的感情，因为我们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尝到过法西斯占领的滋味。我们恭贺美国人民没有经受过这种灾难。也许，这可以说明美国的一些人何以对如此痛心的事件采取了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吧。

165. 对于那些饱受敌人空军野蛮轰炸之苦和亲眼看见俯冲扫射的敌机杀死自己至亲的人们的感情，我们是懂得的。我们理解他们的感情和理所当然的强烈愤怒，理解他们对吞并领土者和侵略者所抱有的强烈的民族仇恨和愤怒，也理解他们要把自己的土地从外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愿望。这些感情，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深刻体会过。我们懂得和理

解这种种感情，正如欧洲许多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一样，其中包括我已经提到的一些国家的人民，他们的代表就坐在这间大厅的会议桌旁。

166. 苏联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解放斗争，并且认为这一斗争的确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法国人民、南斯拉夫人民和许多其它欧洲国家的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一样，是合法和神圣的。

167. 安理会的绝大多数理事国在辩论中都发言谴责以色列是侵略者，而且已经指明，当前中东战争的主要起因，是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土地和推行那种阻碍和无视联合国为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取得一项和平解决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政策。就象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过言的许许多多代表团一样，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都坚定不移地要求而且继续要求以色列军队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并表示保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获得各项合法权利。

168. 安理会的一些理事国已经要求安理会考虑按照宪章第七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对以色列加以国际制裁的问题，如果以色列继续其侵略的话。因为，安理会的大多数理事国已经谴责以色列是侵略国，并且要求以色列军队从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

169. 安理会的绝大多数理事国已经注意到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叙利亚所进行的斗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一斗争旨在解放一九六七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把侵略者从有史以来就是阿拉伯国家领土一部分的那些领土上赶走。

170. 基于同一道理，在辩论中已经指出，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是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主要障碍。这就是叙利亚和埃及所要求的。如果以色列外交部长不懂得这一点，而且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他们要的是什么”的问题，那是很可悲的。是时候了，以色列的领导人们和以色列权高势重的政治家之一，即它的外交部长，应该懂得，叙利亚和埃及不过要求依据法律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收复那些被非法抢占去的土地，因为占领这些土地也是违犯了联合国多次反复作出的关于不允许以武力或战争手段攫取领土的一系列决议。

171. **主席：**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

172. **奥斯曼先生（埃及）：**以色列外交部长和他的代表团在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向安理会滔滔不绝地编造了大量的诡辩、谎言和骗人之谈。我国代表团本想一一予以驳斥，但由于时间很晚了，我国代表团就不再耽误安理会很多时间了，只是想在辩论的这个阶段讲几句话。

173. 无论安理会何时受理中东问题，以色列代表团总是使用戏剧性的辞藻和手法，对此，安理会的理事国已经司空见惯了，以色列代表团所擅长的弄虚作假的手法大家在安理会已经看到了。

174. 今天下午，你们听了埃及外交部长关于停火的发言，你们也听了以色列代表团对此是怎样加以曲解的。明天，你们将会拿到这次会议的逐字记录，从而能够把我国外交部长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与以色列为了避开不谈埃及外交部长在这方面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而编造的骗人诡辩加以比较。

175. 其次，以色列代表团已经宣读了几份埃及报纸上发表的关于空袭埃及前线的公报。你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一手推行了暴力，制造了破坏，对难民居住地区的破坏。把难民从他们的领土上驱赶出去，也是他们一手制造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以色列代表团或以色列竟还一手垄断了埃及政府的消息。然而，还有其它消息来源；还有其它可能已经发表的新闻公报。我这里有一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报，该会对于平民遭受的损失极为震惊，发表了一项呼吁要求停止对平民的攻击。

176. 以色列代表团经常大谈反犹太主义。我不明白他们讲的反犹太主义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吓唬不住我们。但是必须强调指出，每当以色列在外交上孤立的时候，它就求助于玩弄那个骗术。

177. 每当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人们听取以色列代表团在这里发言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印象：我们不是置身于依照宪章规定组织起来的安理会里，而是在一个宴会上，或者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为购买鬼怪式飞机和其它武器以便在中东到处屠杀我们的妇女、儿童和难民而举办的一千美元一客的聚餐会上。我

们不是在出席一个为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本性涂脂抹粉的会议。我们出席的是安理会，在这里人们要遵守和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并且听取关于不允许以武力占领领土和尊重各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发言。这就是我们应该在这里听到的。这就是我们应该用来判断当事双方态度的标准。宗教热情应该表现在庙宇里，应该表现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但是，我们这里是安理会，在这里必须尊重和保护宪章。

178. 最后，以色列代表团到这里来是为战争受害者诉苦的吗？是寻求吊慰的吗？如果他们过去尊重宪章，这一切他们都可以避免的。如果他们尊重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并且离开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领土，那么他们将不会有什么理由到这里来喊冤叫屈。

179. **主席：**现在请以色列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180.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对埃及代表，我只讲一句话。在对我的国家连续进行了二十五年侵略战争后的今天，在一直拒绝承认它的主权、它的边界，甚至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根本权利达二十五年之久后的今天，我们听到的关于必须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言论，真可以说是奇闻怪调。而且，我必须说，我们大家在今晨的报纸上和昨天的报纸上见到的，以及通过国际新闻工具听到的对于安理会各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的种种反应，都是这位埃及代表前不久使用的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二十五年来一贯使用的欺骗和伪善手法的结果。

181. 对苏联代表我想说，我希望他和他的政府能象苏联对安理会的浩繁的议事录所作出的贡献那样，拿出应有的力量来实现中东和平。他的评论弄清楚了一件事，而这正是苏联在目前情况下孜孜以求的。听过苏联代表的发言之后，弄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政府支持阿拉伯各国继续进行十月六日开始的侵略战争。我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182. 马立克大使现在甚至在这以前就谈到了战争责任的问题，他是说过的。当中东冲突首先在一九四八年开始的时候，马立克大使，他的现任外交部长和其他一些苏联代表都在安理会和大会发过言，我这里有一份他们发言的目录。在那个时候，苏联代表们都

毫不犹豫地和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侵略者是谁，并且谴责了阿拉伯各国政府。当然，历史和事实不是苏联代表们在安理会的每一篇发言所改变得了的。阿拉伯各国自一九四八年以来使中东遭受的这场战争，就是它们在那个时候发动的同一侵略战争。曾经有一段休战时期，随后跟着一段停战时期，而现在是一九六七年以来的停火时期。可是今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论调，说什么停火是不存在的和无效的。但是从来就没有过太平的时候。还是同一场战争；还是同一次侵略。今天要对引起战争负责的还是那些要对一九四八年战争负责的人。今天正在捍卫他们的和平和安全的生活权利的——实际上是他们的生命权利；实际上是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的生存权利——还是一九四八年的那些人，当时马立克大使就在这个安理会里谈到阿拉伯人的侵略，而且得到葛罗米柯先生、查拉普金先生和塔拉森科先生的支持。事实和历史的不能改变。当纳粹分子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他们是侵略者。当苏联红军把他们赶回到柏林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侵略者，而苏联军队是保卫者。马立克大使，如果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的那些岁月里有人站出来向你的政府说，因为你们胜利地保卫了你们自己，并且击退了要把你们变成奴隶的那些人，所以你们就成了侵略者，你以为这是可以想象的吗？

183. 我已经仔细地听取了你对什么是犯罪的野蛮的军事行动——尤其是空袭——所下的定义。好吧，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而且，我要求苏联报纸发表并要求苏联的国际法学家作出回答。按照你塞给我们的这个定义，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自己反对纳粹侵略者的苏联元帅、将军、军官和士兵统统都要被看成罪犯和残暴分子——而我认为，没有那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这样认为。但是，假若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法律的话，那么只有一种法律，而这个法律对苏联、对它的军队及其领导人和对以色列、它的政府和它的武装部队都应该是同样平等的。

184. 我在这里已经读过——苏联代表可以用逐字记录加以核对——那些埃及政府和叙利亚政府发表的指明受到攻击的军事设施的官方公报。那么，苏联代表怎么还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责难说——正如我们在苏联象《真理报》或者《消息报》的另一篇社论那样常

说的一样，我说“我们”，是指当时所有在苏联的人们，不管是苏联公民还是外国人都包括在内——以色列的空中行动不是针对军事目标的呢？马立克大使，你应该知道——对那些年月你记得非常清楚，我国外交部长指出过这一点——战争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而且战争总是也会给平民，尤其是那些军事目标附近的平民带来悲伤和痛苦。从前在沙皇俄国有个说法：“唯有犹太人除外”。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有适用于你们的法律，那么这一法律也适用于我们。别拿你们从阿拉伯各国政府那儿捡来的一套货色向我们说教了，因为它们曾和希特勒结伙反对过你们，而且它们还在向犹太民族继续施展希特勒式的阴谋诡计。

185. 你今天谈到了所谓袭击大马士革的苏联建筑物一事。这次你的调子和我们大家就在前天在这里目击的那种声色俱厉的调子相比，稍有不同。是谎言吗？难道由另一个阿拉伯代表只是把一些事情传给你们，让你们象前一天干的那样制造一种盲目仇恨的场面就万事大吉了吗？

186. 我希望把关于大马士革的苏联大使馆和文化中心发生了什么事情记录在案。那是一份目击者的报道，一份主要取材于注明是十月九日在大马士革发表的叙利亚官方公报，而且是由一个路透社驻在那个城市的叙利亚代表报道的：

“这里的官方人士今晚否认在今天以色列对大马士革的空袭中，有任何苏联大使馆和苏联文化中心的俄国人死亡。这些人士说，文化中心被击中，女站长，叙利亚人，受了重伤。正在上俄语课的叙利亚学生也受了伤，人数不详。一些在这个首都采访的新闻记者说，苏联大使馆没有受到损坏。大使馆位于该城市的东部，而以色列空袭发生在西部。”

187. 我以为，如果把这些事实和苏联代表十月九日的发言加以比较，那将是饶有趣味的。不是说一位妇女被炸死了吗？马立克先生，你曾经为过去二十五年期间犹太人民流血表示过哀痛吗？对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们，对那些就象你和你的人民一样仅仅因为要求活下去而被杀的人们的家庭，我们听见有谁表示过吊慰之情吗？

188. 你以你惯常的方式提到了戈培尔和他的手法。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么，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戈培尔还是斯大林的盟友哩；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么，你还是在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学校里培养长大的哩。如果在这个会议桌周围有谁在一次又一次会议上一个劲地玩弄戈培尔手法，那就是你。

189. **主席：**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190.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知道时间晚了，所以对现在发言，我要向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抱歉。但是，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意见，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不能对刚才讲过的那些话一声不吭地放过。我们行使自卫的权利被诬称为埃及和叙利亚进行了侵略。以色列代表一直强调这个观点，并且总是老调重弹，满以为人们会相信他。埃及和叙利亚是在进行自卫。我们不在以色列的领土上；我们在我们的领土上，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我要对以色列代表说，我们将全力以赴地保卫我们的领土。如果以色列在过去的六年里还不懂得这一点，那么，你现在就必须懂得和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将要继续保卫我们自己，而且将要阿拉伯人民所具有的全部决心保卫我们的权利。阿拉伯人民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一直是侵略的受害者，而不是侵略者。

191. 侵略者满以为，或者以前以为，这种事态可以持续下去。他们从来不懂得，他们打错了算盘。我希望他们在为时不是太晚的时候会认识到这一点。

192. 你们大家都清楚知道那些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自然结构和那里发生的地理变化，所以想使已经存在的那种局面永久化肯定只是以色列的梦想罢了。这些领土上的平民被驱赶、被迫害、被监禁，难道这种种侵犯他们各种权利的事情还要我说吗？这些事实满载在联合国的史册上。

193. 这就是我对以色列代表的回答。我们当前正在经历一个非常严重的时期，我坚信安理会对此将会予以应有的注意，因为埃及和叙利亚决心保卫他们自己。

194. **主席：**现在请苏联代表行使答辩权。

19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我们从以色列代表的最近一次答复得到什么印象呢？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他对大马士革的苏联公民死的那样少感到遗憾。不错，合众国际社和法新社十月九日报道的伤亡人数与实际伤亡人数不相符合。这是我能够作出的唯一结论。但是以色列代表的态度却是为少杀了人而感懊丧的杀人凶手的态度。我断然驳回他的诽谤。他说，有一个阿拉伯人告知我那些伤亡情况。这完全是凭空捏造。第一个谈到此事并表示了吊唁之情的是尊敬的法国代表——根据的是法新社的报道。然后才出现了合众国际社的报道。我是从那些不可能被怀疑有亲苏倾向的通讯社的报道中读到这些消息的。因此，特科阿先生，不要胡编乱造了吧；你那套瞎扯说服不了任何人。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196. 的确，我和我这里的同事们曾经仇恨满腔，勃然大怒。我不否认这一点。如果坐在安理会议席的以色列代表接到合众国际社和法新社的报道，说他的和平居民中有三十六人，包括一些外交人员遭到杀害，我能够想见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他会保持沉默、没有任何反应或丝毫不动声色吗？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还是试试理解我的反应吧！它是一种正确的反应，得到了许多大使的支持；在安理会的历史上和安理会的实践上第一次听到了响亮的掌声——表示支持我对杀人犯采取的态度。

197. 你说我对死去的犹太人连一次遗憾都没有表示过，那你可没有讲老实话。读一读安理会的记录吧！我曾清楚地告诉过你，对于六百万犹太人死于希特勒德国一事，我感到悲痛。我说过我感到悲痛；你并不否认这一点，可是你还是诽谤我——说“没有，没有，没有”。读读去年的记录吧。可是，特科阿先生，你对二千万苏联公民为了拯救全世界的所有其他包括你自己在内的一千五百万犹太人而失去了生命，却从未说过你感到悲痛。

198.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国没有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就不会在这里了；就会出现一个“希特勒世界帝国”。是的，我们救了你，所以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我建议你劝告你的政府，它应该在特拉维夫树立一座苏联战士纪念碑，以表示对拯救犹太人的感谢之情，而不应该诽谤苏联并挑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憎恨苏联。我早就建议你这样做了。

199. 关于苏联曾经投票赞成建立以色列国，不错，那是真的；我投了票，而且还发言表示赞同。为什么呢？这是根据列宁主义关于尊重每个民族有独立存在、独立和自决的原则。我们为苏联五十多年来一直为了实现各民族的自决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感到骄傲。我们过去支持，现在支持，而且将来继续支持一切这样的民族。请问一问非洲人吧。我们已经帮助非洲的许多民族获得了独立、自由和主权。为此，他们感激苏联。

200.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先生曾对我讲，赞比亚人民感谢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打败了希特勒，这是一个外国政治家给予我们的最高赞扬。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击败希特勒，非洲人民仍然是奴隶，而我们苏联人民也会成为奴隶。这就是我从一个外国人那里听到的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赞扬。特科阿先生，你的卑劣的诽谤无法从世界历史的篇章中抹杀苏联人民和苏联在法西斯祸害中拯救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全世界犹太人的这一伟大功绩。

201. 但是，当以色列成了一个侵略者的时候，我们改变了对它的政策。我们不能同意以色列的政策。我们坚决谴责这一政策。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侵略者。我们正在帮助侵略的受害者，我们为能帮助他们而感到骄傲，而且将继续这样做。你们无数次地阅读过苏联政府的一些声明，知道这一点，你在这里也听到了我作为苏联正式代表的一些发言。反对侵略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项神圣原则，过去如此，将来永远如此。

202. 别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枉费心机吧；也别把这个罪名栽到我的头上来吧。我的至友就是一些犹太人。我可以向你说出他们的名字——布罗德斯基、谢尔尼亚克、舒布等。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在我国不存在种族歧视或种族仇视。当一九六八年我第二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个乌克兰人，对于我的副手，一个犹太人，门捷列维奇坐在我的右边，和一个亚美尼亚人，伊斯拉埃利扬坐在我的左边感到怡然自得。前联合国代表卡拉登勋爵，以他那独特的幽默感在安理会开过一个玩笑。瞧啊，这是个由一个乌克兰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亚美尼亚人组成的俄国班子，他这样说。那是个笑话，但是我觉得是个

善意的笑话，我们为之而感到自豪。它表明在苏联各民族一律平等。我们没有仇恨，没有种族歧视。苏联是完全平等和机会均等的模范。你用反犹太主义进行诽谤一点也帮不了你的忙。象我们常说的，你只能欺骗小孩子和大傻瓜。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苏联有一百多个民族，它们一律平等，犹太人也包括在内。这就是真实情况。你提出了一项责难。我们断然拒绝侵略者的这个责难；我们总是这样做的，而且将继续这样做。

203. **主席：**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他要求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

204.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鉴于我们在这里一直目睹的这样一些行使答辩权的发言有可能变得漫无止境、徒劳无益和归于失败，在这种时刻，承蒙你给我几分钟时间行使我的答辩权，我要向你致谢。指责和反指责没完没了。然而，既然特科阿先生选择了宣传和进行歪曲的路线，我不得不发言以正视听。

205. 特科阿先生说，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怀有盲目的仇恨。我可以让他放心，这不是仇恨问题。这是保卫阿拉伯故土即保卫巴勒斯坦人的故土的问题。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虽然我们是在直接审议最近的那些事件，但是，甚至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的那些被占领的领土都可以是次要问题。

206. 讲到这里，我要纠正一个错误看法。特科阿先生老是提到反犹太主义，并且说阿拉伯人是反犹太人的。可是，实际上阿拉伯人就是闪米特人。但是，那些皈依犹太教的人并不属于闪米特的文化，只是闪米特的宗教。闪米特人有三种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即使特科阿先生的祖先是原始的犹太人或是皈依了犹太教的，那也不会使他或他的同类成为闪米特人，因为他是按所有转教的哈萨尔人的样子被培育长大的。应该对犹太教和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加以区分。单凭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犹太人这一事实未必能使他们成为闪米特人。这一点不应含糊。我们不可能反对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地区的阿拉伯人怎么会是反犹太人的呢？这是我要纠正的第一点。

207. 其次，特科阿先生给人以这种印象：阿拉

伯人曾经和希特勒搭伙结伴过。我明白他指的是谁。他指的是耶路撒冷的首席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阿勒凯拉尼。也许，可能由于这两位先生发觉英国人不会帮助他们，他们才与纳粹分子有些通信往来。我们曾被英国人置于委任统治之下，伊拉克在委任统治之下，巴勒斯坦也在委任统治之下。英国人那时候强大。他们有一个帝国。你是没法和他们攀谈上的。当你拥有一个帝国，你就会陶醉于权力之中。现在他们非常通情达理——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了可以在一起交谈的明智的英国外交家——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帝国。不仅英国人如此，罗马人也是这样。过去谁能和罗马人交谈呢？历史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现在以色列是个小帝国。你无法跟他们谈话。他们总是有理的。宣传。

208. 希特勒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一样地看不上眼，而且他从来不与任何人合作，甚至与他的将领们也不合作。他自有一套，不为人所左右。这就是他输了那场战争的原因。他总是把他的将领们的话当作耳边风。

209. 你是说我们的一些人与希特勒勾结起来反对犹太人？难道你已经忘记了谁是罗森贝格吗？他为希特勒写过一本书，名字叫《雅利安人》。他是个犹太人。

210. 你要叫耶路撒冷的首席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阿勒凯拉尼到何处去呢？去伦敦或是去巴黎？他们会把他们绞死。到有二百万犹太人在幕后操纵的纽约市去吗？斯卡利先生，你在听着吗？你有二百万犹太人在这里。首席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阿勒凯拉尼那时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与敌人的敌人谈判。我知道有许多犹太人，仅仅因为德国有许多犹太人的缘故，就与希特勒实际上勾结起来了。在德国实际上没有一个阿拉伯人。你们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总是四处寻找靠山。

211. 你还谈到了战争。我同意战争就是战争的说法，许多人丧生，都是些无辜的受害者。我们知道在越南的情景；一些村庄被夷为平地。我们知道在朝鲜的情景；我们知道德累斯顿发生了什么情况。除了

我没有谈到德累斯顿，而我并不是德国人。为什么人们连德累斯顿提都不提一下呢？谁在德累斯顿消灭了二十万人？你们知道斯大林格勒发生的情况，德国人是怎样血洗了这个城市啊！我们还知道考文垂发生的情况。这些马立克大使都谈过了。

212. 我们对于许多犹太人丧失生命表示哀悼，无论他们是在叙利亚、在巴勒斯坦、在德国，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但是，那些丧失生命的犹太人，无辜的犹太人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受害者，正象俄国人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一样，也正象英国人是德国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一样，等等。因此，不要指责阿拉伯人，也不要说一些犹太人被杀是由于战争行动。责备你自己吧！如果你还有良心，那么说“喂，让我们冷静地分析分析这个因素吧，”那么你将发现那些可怜的犹太人已经成为政治上犹太复国主义的牺牲品。

213. 还有，特科阿先生诽谤了苏联。苏联是一个大国。他们有一位能干的大使，比我能干得多。他维护他的国家。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常说的一句阿拉伯谚语：“我要是给他一英寸，他会要五英寸或者要我的手指头；我要是给他五英寸，他会要一英尺；我要是给他一英尺，他会要一码；我要是给他一码，他会要一英里”，如此等等。

214. 你还要什么？去年一年时间里，他们就把三万三千名苏联犹太人给你们送到了巴勒斯坦。而你们还在攻击他们——有三万三千人呢。我曾告诉马立克大使，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敌视行动，因为，现在看清楚了，他们将巩固他们在被占领的领土上的地位。也许，我无权干涉马立克大使的内部事务。但是你们正在一意孤行。美国人供应你们鬼怪式飞机，俄国人给你们移民，你们还要什么？而你仍然指责一个大国的大使。我以为这不象话。我维护他的人权，也维护你的人权，如果有谁辱骂你的话——人们不应互相辱骂。但是事实俱在。事实比任何东西都更有说服力——一年时间就是三万三千人。你们要他们做什么呢？你们准备在所谓的以色列本土上建筑摩天大楼吗？你们打算从哪里获取蛋白质养活他们呢？从沙漠里吗？你们的种种计划我们也知道。我们阅读过。由于你们的计划是把所有的犹太人集中到巴勒斯坦，所以你们不得不进行扩张。有一天你们会说亚伯拉罕曾

在伊拉克西部迦勒底王国的乌尔住过，因此这也是圣地。你忘记了亚伯拉罕也是所有闪米特人的始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从以实玛利、艾萨克，而后经过雅各传下来的。我用不着详述民族系谱。你应该知道它，但是我以为你是不守修道誓约的。你太注重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方面，以致于把圣经上的民族系谱置于脑后。

215. 建立以色列从其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现在你可以核对我在这里讲的话，因为我有一个见证人，他在一九四七年和我一起成功湖。你知道著名的罗慕洛将军吗？他现在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他是那些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人们中的一个。那时，一九四七年他是菲律宾驻成功湖的代表。我碰巧也在成功湖。罗慕洛先生讲了几几乎一个钟头，指出分割巴勒斯坦是不明智的。因为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以色列是怎样建立的。他说分割巴勒斯坦是不明智的，因为许多国家都有一些不同种族、少数民族或小团体。他们会要求分离并获得独立。在那个时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不到现在人口的三分之一。当时的主席正是澳大利亚的伊瓦特先生。问我吧。我要向大家摆出事实真相。他们向伊瓦特先生和许多其他人施加压力。著名的罗慕洛将军发言反对分治。杜鲁门先生——听我说，你们这些美国人——捎话给菲律宾总统说：“如果你想得到援助”——这是在他们经过四年的苦难之后——“那你就投票赞成巴勒斯坦分治，否则你们不会得到援助。”问一问罗慕洛先生吧！让人去看看他在什么地方。让人去告诉他巴鲁迪正在发言，他可以核对我正在讲的话，看看究竟是实情还是撒谎。罗慕洛先生不愧是一位刚勇的代表，他说“我不能投这样的票”。他自尊自重，而且认为这就是他的国家的政策。但是，他的国家改变了政策，因为我们的美国朋友要撤回给菲律宾人民的小麦和食品以及我不知道的其它东西的供应。所以可怜的非律宾总统被迫告诉罗慕洛说，“投赞成分治的票”。罗慕洛却说“我决不投赞成票”。于是他乘船离开了。菲律宾总统命令他的驻华盛顿大使派代表去举手赞成分治。

216. 好啦，我不准备再讲什么了，因为我的一些拉丁美洲朋友在这里。我不想使他们感到难堪。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亲自告诉我这件事的。我不

是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不管怎样，你当时不在那儿，特科阿先生，你在上海。

217. 这位先生曾向我保证，他们反对分治，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而不是由于他们爱上了我们或其它什么原因。他们离阿拉伯国家有六千英里之遥。当时，这位先生来找我们，他说：“我向我的政府澄清分治问题之后我已经接到了指示，我接到了投票赞成分治的指示；他们甚至试图贿赂我。”另一个拉丁美洲的代表发了言。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告诉你的是事实。我不是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也不是在进行宣传——是为了使特科阿先生得到正确的消息。

218. 他们千方百计地劝说利诱。他说：“但是，我不能投票赞成分治巴勒斯坦，因为我已经有言在先。”然而，这位代表却被他的妻子弄得大惊失色。他的妻子说：“这又不是我的生日，干么送我这件皮大衣呢？”他反问道：“我送过你一件皮大衣吗？”这件皮大衣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送来的，是为给她的丈夫施加影响的。但是，她蒙在鼓里；她还以为皮大衣是她丈夫送给她的。

219. 我知道许多事情，但是为了不使他难为情，我就不打算一件一件地讲了。我保护他的人权。你会难为情的；如果我讲给你听，你的脸就会变成西红柿色。特科阿先生，我可怜你。老实讲，我不是在欺骗你。我希望你懂得这个国家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站在你一边的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我都不在乎；我关心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有宪章在，有载于宪章里的自决原则在，即使英国人因为鲍尔弗的缘故在泰晤士河上卖掉巴勒斯坦，然后杜鲁门在波托马克河上卖掉它，这丝毫改变不了庄严载于宪章中的自决原则，所以联合国无权分治巴勒斯坦。

220. 特科阿先生问道：“犹太人民的权利怎么办？”我们大家都敬仰犹太人民，但不敬仰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是一种帝国主义殖民运动，企图把巴勒斯坦变成罗恩柴尔德家族、蒙塔古家族、奥本海默家族——那些银行家、金银贩卖商人和国际贸易的经纪人——的乐园。我们清楚这一点。

221. 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曾被利用当作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动力。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中

的绝大多数象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领袖一样是不守修道誓约的，即使他们也去教堂，或者去犹太教堂，或者去伊斯兰寺院，但第二天他们就互相卡脖子。我这样说一点不冤枉他们。

222. 我们知道领袖们是干哪一行的，你也没有什么不同。你不过一直企图玩弄感情罢了——

223. **主席：**我想提醒我的好朋友巴鲁迪大使，我们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天了——

224.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你怎么不提醒苏联呢？

225. **主席：**——而且时间也相当晚了。

226.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是的，时间是晚了。但没有关系。你以为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在玩吗？我们得工作啊。

227. **主席：**我们钦佩——的确极为钦佩——沙特阿拉伯大使的口才。我愿提醒他，他正是我一九五〇年来联合国时听到的第一个发言的人，而且从那以后我一直欣赏他的口才。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愿呼吁他快点结束。

228.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好，阁下，我将尽快结束，以便使作为一个朋友的你感到满意。我明天再发言。就象莎士比亚在《麦克佩斯》一戏里说的那样“明天、明天、明天”。我就结束，阁下。我说了算数。两三分钟就行了。

229. 我发言提纲上的其余部分，我不讲了，但我要开诚布公。我论述任何题目都不默守成规。如果我打算使用陈词滥调讲话或者进行宣传，我不会留在这里；我会拒绝留在这里。我许多发言的记录可资证明。

230. 我的最后一个是针对我的好友斯卡利大使的。我不想难为他。这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和平和战争问题，因而可能关系到每一个人。如果我不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会感到自己玩忽职守。我提到过苏联认为适宜送去的那三万三千犹太人。那是他们的事。我想问个问题。昨天我听说，美国正在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这自然会拖延这场战争。许多阿拉伯

同事，其中有几位是外交部长，要求我查明情况——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231. 象苏联那样，你们有送武器的自由——正象他们有迁送移民的自由。我向班尼特大使提出过我的这一具体问题。我不可能跟你谈，斯卡利先生，因为你很忙。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答复。我不责备你们，因为你们政府毕竟没有责任把它所作的一切告诉我们这些在联合国的人们。但是，我想你是参加内阁会议的——至少你的前任是。你应该知道。我不是在责备任何人——不是责备苏联送去了三万三千人，也不是

责备美国是不是正在送武器去——但是，我们要知道真实情况。

232. 我们想得到直接回答。首先，从苏联那儿：你们将继续送给我们移民吗？其次，从美国那儿：你们送武器去是真的吗？是国会在迫使你们行动吗？你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就请告诉我们吧！但是不要因为我们不听信谣言而把我们蒙在鼓里。

233. 我要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希望我的两位朋友能有机会让我知道他们政府的政策是什么。

下午十一时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